



魏树海

中短篇小说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热爱着自己的热爱

——《魏树海中短篇小说选》序

宋协周

《魏树海中短篇小说选》即将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付梓出版。树海同志打着哈哈要我为他的这部选集写篇序言，我也打着哈哈应承了下来。打哈哈不等于不认真，而是认真又加进了几分会心的情趣。

我和树海相识在1980年6月。当时，山东省第四次文代会和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我们都是出席会议的代表，相握在珍珠泉礼堂的前门厅里。一握成交，心心相印。

1986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邀集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川、云南、甘肃、西藏等九省、市、自治区的25位作家，到这里创作、交流、休憩。我和树海还有高梦龄同志应邀入列，我们朝夕相伴了半个月，我和树海还住一个房间，经常的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八月的北戴河，夏天一半秋天一半，气候十分宜人。创作之家

的气氛,与大自然的氛围相推涌,宽松而亲近,新友故交都是情连着情,心贴着心,人生少有的其乐融融。《魏树海中短篇小说选》中的《昨天的歌,今天的歌》和《昨天·元帅》,都是在此时此地孕育的。当时我就听树海同志讲述过这两个短篇的故事梗概,人物雏型和意蕴思路。今天读来,倍感亲切。

二

《魏树海中短篇小说选》,收进了三个中篇十一个短篇。这些中短篇,都是“文革”后陆续见诸省内外文学期刊的,《静静的山村》、《保姆一首歌》,前些年我就读过,飘送着浓浓的带着山岚气味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很是沁人肺腑。

树海同志生在沂蒙,长在沂蒙,至今奔波在沂蒙。他从骨子里热爱勤劳坦诚的沂蒙人民,热爱沂蒙人民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这块神奇的土地。沂蒙是他的真正的骄傲。

他的这部中短篇小说选中的父老兄弟诸姑姊妹,都影影绰绰地活动在沂蒙的山山岭岭和村村落落之中。他(她)们活灵活现地折射出沂蒙人民在战争年代劈荆斩棘的气概和喜怒哀乐的情愫,以及在改革开放的新岁月,上下求索的胆识和推陈出新的业绩。

树海同志在沂蒙的光环里,通过他的文学创作,热爱着自己的热爱,追求着自己的追求。他是沂蒙人民忠实的作家。

三

沂蒙农村,不仅天地广阔,而且内涵浩繁。新旧事物的矛盾、冲突,先进与落后的交错、抗衡,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纠葛、斗争,丰富多彩,深刻生动。树海谙熟沂蒙农家的天脉、地脉和人脉。他笔下的沂蒙故事和衍生这些故事的各色人等,几乎都是有血有肉的农

民。《货郎的家庭》中的老货郎，《王木匠的故事》中的王木匠，《清水店主》中的徐三婶，还有《昨天的歌，今天的歌》中的那对老恋人，都是沂蒙农村新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们搏击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潮涌中，接受着改革开放的生活信息，更新着改革开放的生活观念，不断提高着改革开放的生活质量。因此，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远景，并派生出强烈的向往未来的信念。

这部选集中的部分战争题材的作品，譬如《沂河支队》、《乱世草莽》、《抗日军人二题》等，都是从战火硝烟的角度，展现沂蒙人民昨天的歌和昨天的梦。这些歌和梦，都有抚慰今天、激励明天的意蕴。

沂蒙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辉煌的！

四

世纪伟人邓小平有言以教：“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树海同志一直依偎在沂蒙母亲的怀抱，听从着沂蒙母亲的呵护，接受着沂蒙母亲的庇荫，伴随着沂蒙母亲的脚步，迎接一个又一个沂蒙太阳的升起。因而，树海是坚意直面现实的，是热烈拥抱生活的，是紧扣时代脉搏的，是体贴大众情绪的。他的艺术构思是朴素的，文学韵致是朴素的，创作手法也是朴素的。

树海同志的《沂蒙山好》、《玉女春秋》等几个长篇，《魏树海中短篇小说选》及其他中短篇小说，还有《清水店》、《绿色的歌》等若干个文学剧本，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或折射了沂蒙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辉煌！

树海同志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令人瞩目的，是值得称道的！

1998年3月12日于济南千佛山左

目 录

静静的山村	(1)
清水店主	(10)
王木匠的故事	(27)
两个“戏头”的故事	(45)
货郎的家族	(52)
昨天的歌,今天的歌	(81)
陈老汉之死	(94)
保姆一首歌	(103)
许二爷	(112)
抗日军人二题	(126)
昨天·元帅	(135)
星辉	(142)
乱世草莽	(168)
沂河支队	(188)

静静的山村

在西沟生产队，要问谁家的小日子过得最平稳最甜蜜，那就数着田清明了。这全亏他摊了个好媳妇。

他媳妇名叫马玉翠。论长相，莫说在小小的西沟，就是在全大队，也是拔尖的；讲人品，更是百里不挑一。要说有毛病么，那就是对男人管得严了一点。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田清明并不清明，憨头憨脑心眼迟钝，一天到头就知道干活、吃饭、睡觉，村里人都叫他田迷糊。这种人行事，往往不合马玉翠的辙，她当然就要管管他。好在田清明很有自知之明，让老婆训着呢，也不生气。背后有人笑他怕老婆，他脸也不红，还说“怕老婆好，怕老婆好，穿得暖，吃得饱……。”这样一来，他这个小家庭自然就平平稳稳，甜甜蜜蜜。

可万万没想到，今天晚上这个家庭却炸了锅。乱子还是从队里的事引起的。

队长王老三是个软皮蛋，因为队里有人要搞生产责任制，吓得他也不管眼前三夏农活紧不紧就撂了挑子。

这也难怪老好人王老三。这是个什么样的生产队哟！三十来户人家自成一村，十几年来乱成了一团麻，一个“文化革命”，这么个小小的西沟，就出了一帮子吃饱了就捣乱的好汉，为头的就是那

个外号叫“高级干部”的王洪青。因为他回回“站对了队”，就成了通天人物。“四人帮”倒了，因为要爱护“老典型”，他照样不用干活就分粮。他老婆外号“破簸箕”，在队里是个“老婆王”。“高级干部”手下还有“七狼八虎”。这些年，不论换成谁当队长，都得顺着他们的辙走，要不他们就让你干不圆囫。三中全会以后，人家有的村走上了由穷变富的路子，这里仍吃“大锅饭”，一个工值爬不上两角钱。麦子一收，有些人憋不住了，说：“有本事的甩大鞋吃肥肉，老实人汗珠跌八瓣到时候啃骨头！还照老皇历念下去，咱也不干了！”这话传到“高级干部”王洪青耳朵里，他走到队长王老三面前说：“什么责任制？单干！我王洪青等了好几年了，这回倒要见识一个资本主义和它的带头人是什么样子！”只这一句话，就把个王老三吓得撂了挑子。

如今，队长这个“宝座”成了个烧红的鏊子，谁也不去坐。在今晚的选举会上，一连提了三个人，人家都一口回绝了，不知谁在黑影里突然提出让田迷糊田清明干干试试，这一下子把田清明吓得像腓上爬上了个蝎子，忽一下站了起来。也不知他心眼转得慢还是话迟钝，好半天竟张着口合不刹。坐在他身边的马玉翠，偷着一连在他腿上捏了三把，让他回绝，竟好像捏在木头上，大伙见他没回话，黑影里又看不见他的表情，都以为他应下了，一齐举了手。在这个场合里，马玉翠也不好开口管男人，气得她一跺脚回了家。

田迷糊像得了重病，只觉得浑身发烧嘴发干。他抱着睡了的孩子深一步浅一步地往家走，好一阵子才拐进胡同口看到了自己的家门。他正要进门，黑影里转出一个人来伸手拉住了他。

“清明，我跟你说话。”

田清明一扭头，见站在自己身边的是老饲养员张大叔。大叔低声说：“清明啊，队里正不压邪，‘大锅饭’喂胖了一伙尖头怪，你憋头憋脑，是个死心眼的人，能抗住他们哪？”

“这我知道，”迷糊说，“可队里自来就穷，眼下农活又挤成蛋，

没人领着干，再失去一季子庄稼，咱老老少少明年不得扎起脖子来呀……”

“你的心我知道，”大叔说，“可你不是干队长的料。要改咱队的皇历，非有三拳两脚不可。”

“哎呀，那我可怎么办哪……”

“咱变个法子，找个人替你顶着。”大叔说。

“那敢情好！”田迷糊说，“大叔，找谁呀？”

“你媳妇。”

“啥？”迷糊惊呆了，“她，她是个女的呀！队长这个官，就是个觅汉头，天天泥里水里，又得推车担担，扬场扶犁，还得打生产谱……”

“这些你去干，”大叔说，“让她给你出主意拿章程，替你里打外开。不是我吹，我这个侄媳妇，论为人，讲心劲，还有那把嘴，好样的男子汉也比不上她。”

“……可她那个脾气……我看这事够戗。”

“行，”大叔说，“有人早就说了，‘可惜迷糊媳妇下生是个女的，要不她是咱队的好队长，来生让她两口子换换说好了。’我看这回不用换了，你当了队长，她就能施展本事。你在前头应着名，她给你托着后台。别没法子呀！”

迷糊还没转过心眼来，说：“八成不行，我干她还不一定批准呢……”

大叔说：“那孩子的脾气我知道，性子烈一点，可她通情理。你慢慢说说，别急了。”

田迷糊一步一步往自己院里挪。

田迷糊媳妇马玉翠正手托着腮坐在灯下为自己的糊涂男人生气。这会儿，她听见男人轻轻走到自己身边，连看都没看一眼就冷笑着说：“天爷爷，我跟着过日子五、六年了，还真不知道你田清明有那么个大本事呢！”

田迷糊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挨训，头都不敢抬。他想向媳妇解释一下：“我……”“你！”媳妇噎地站起来！双眉一挑说：“你是三岁的孩子还是才从天下掉下来的？人家烧开的一锅油，你当成洗澡水往里跳啊？咱队这个权，是块烧红的铁，谁也不敢往前靠，你当了宝贝往怀里揣！”

玉翠像挺机关枪刚开口，突然被子弹卡住了。她猛地发现自己的男人脸发白，嘴唇干，眼发红。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前额，问：“你身上不好受？”迷糊说：“没……”“队长的事你辞了？”“没……”“会上有人逼你了？”“没……”“路上有人说什么了？”“没……想来家和你合计合计……”

“咳！”媳妇气得一屁股坐下来，“俺那迷糊大爷，还合计个啥？咱这个西沟队这几年又狗皮帽子没反正。凭你这个木头一样的大老憨，叫人家偷卖了你还在梦里。听我一句话，这可不是小孩过家家闹玩的，快去找支部辞退了！”

田迷糊吃力地抬起头，说：“咱还能老看着队里这样穷下去？”

“咱有什么法子呀？”媳妇说，“说实话，我在娘家那会，集体受一点损失，比我的头发点了火还急。如今咱队成了这样子，我能不能撤急？你要是个精明人，大伙让你干队长，干去！可是你不行啊！保管你干不三天得哭着回来，那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

“蛤蟆还有三口气呢，”迷糊说，“人家有的村走上富路子，可咱们呢，老老少少受罪。咱自家的日子窄巴，不用说了，还有些连咱不如呢。就说咱大叔吧——”

“这我明白，”媳妇说，“可你不是下雨的条龙，主不了这一方的旱涝。”

迷糊抬起头看了媳妇一眼，说：“我不行，有你呢，你能行……”

“你说什么？”马玉翠瞪大了眼睛。

迷糊又低下头，嘟囔着：“……你厉害，邪魔鬼祟都怕你……人家说你行……”

“谁说的？”玉翠问。

“张大叔说的”，迷糊说，“他让我把队长这个差事应下来，你在后头掌着把，我在前头干。回来的路上也有人说‘田迷糊干队长是烧地瓜顶门，不撑，可他家藏着个活关公，咱队要搞好，非抬出这口青龙偃月刀不可！’我寻思也对呀，我把抱回的帅印交给你了……”

马玉翠两眼看着灯头出开了神。

要说干队长，玉翠在娘家那会儿，还真干过两年妇女队长。那虽是光管妇女的，但大小是个干部，比起田迷糊来，也真是老资格。出嫁到西沟这几年，队里的大小事都在她眼前过，她心里有一面镜子。开头，看不过眼的事儿，她也说几句，可回回没有人敢出来主持公道，她渐渐灰了心。“四人帮”倒了以后，她也暗暗发过恨：我马玉翠怎么不是个男的呢，要是，我干队长，非好好整治一下那几个吃“文化大革命”饭吃胖的家伙不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憨男人今晚真把队长的“大印”给抱回来了。可是天哪，如今的马玉翠，已经不是当年的“虎姑娘”。如今她有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坠着。她慢慢扭过头，正要张口说什么，就听从外边走进个人来。

马玉翠两口子忙闪开灯影，见进来的是支书。没待玉翠和清明开口，支书先笑着说：“怎么，你们小两口正在谈判？”

马玉翠递给支书一个板凳，说：“二哥来得正好。你看他不知深浅，接了个队长的印，俺可是干不了。”

“先不说这个，”支书说，“你们原先的队长为什么撂了挑子？”

“还不是因为那责任制！”马玉翠说。

“那个法子怎么样？”支书问。

“法子是好法子。”马玉翠说，“联产联着肉，人人有积极性。俺娘家那庄去年秋实行了这个法，今年麦子超卖了不说，俺哥家分了两大瓮。咱倒好，分的麦子用瓢盛着。再不改法子，就别想多打粮。”

“对，”支书说，“过去咱光天天喊穷山恶水，天天怨社员不听话，天天嫌大呼隆不够，结果天天过穷日子。这回支部横了一条心，

天大的阻力也得冲开，非按中央的这个政策办不可。你们俩先说通不通？”

“通，一百个通。”马玉翠说，“可俺队行不通。”

“为什么？”支书问。

正在这空，就听门外有人低声说话。有一个声音是张大叔的，他说：“大伙别急么，这么大的事得让人家两口子合计合计……”玉翠一听知道门外有社员在听消息。她心里一热，对田清明说：“你快去和大伙说一声，干不干队长明天说，让人家快回家休息，都干了一天活。”

田迷糊刚要往外走，马玉翠又一把把他抓住了。她听到了门外的另一个声音：“怎么，大伙还没睡呀？听说选上清明当队长。好哇，我早就看中了这个老实青年。他低着头，咱队还兴许稳当点。现在有些人把思想解放到天上去了，要搞什么责任制。搞责任制我双手赞成，可那是变相单干！单干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我们坚决不答应！那样一搞什么‘承包’，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喂狗了？还有那‘四属’、‘五保’，不得饿死么？”

屋里的人都听出来了，那是“高级干部”王洪青在卖嘴片子。接着又传来他老婆“破簸箕”的声音：“哼，有的人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样，还想在西沟为个王！我把话说在头里，不论谁当官，也不论搞什么‘制’，少我一粒粮不行。我没劳力，我儿子是个亦工亦农，我是亦工亦农他娘，是个‘四属’。俺家祖辈穷，现在还穷，交不上口粮钱没法，可还得吃饭，反正共产党不能饿死人！”

“你别乱喊了！”王洪青提高了嗓门，“咱们人人心里有底吧，中央的红头文件咱山里人谁见过？公社有位领导当面向我交待过，这种事不能抢先头。上边的政策就不变哪？”

支书指着外边问：“不就是有这么几个人反对么？怕啥？中央指示，谁也顶不住。前几天我把大队一个山场包下去，没出三天闹到了公社，公社有位领导亲自打电话查问这事。你们怕什么？出了

事有支部!”

马玉翠两眼看着灯头好半天,说:“二哥,这事对俺家来说,太大了,您让俺俩再合计一下,要干,就是钉子进木头,一锤到底!”

支书说:“对,我回去等消息。你们别忘了门外还有好多人在等着你们!”

支书走了。

田清明呆呆地站着,他的头发懵。

马玉翠指指外边说:“清明,大伙的心,咱明白,话,支书也说透了,你依我三件事,我就什么也不怕。”

“俺?”田迷糊瞪着一对牛肉包子眼,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媳妇。

“第一件,”玉翠伸出一个指头,“你要挺直腰干,别让人家团一团就圆了,捏一捏又扁了。”

“行,”迷糊说,“你都豁上了,我还怕啥?你尽管放心。第二件是啥?”

马玉翠低了半天说,说:“帮你当队长,又是乍搞责任制,非得罪一伙人不可。有些事,你话头赶不上,少不了我出头,人家还不想把我生吃了?‘破簸箕’那几个专会嚼蛆,这我不怕她们。可你,千万别信人家胡说,就是有人当你面说我养野汉子生私孩子,你也别往心里拾,让他们说去。我对你的心——”

没等她说完,迷糊一把抓住她的手,脸憋得发紫,说:“别再说!两口子过日子,谁对谁有歪心眼了,那还算个人哪!我田清明再迷糊,也还有良心。我起小没了爹娘,你不嫌我穷,不嫌我憨,跟我过日子受这个罪。凭你,要嫁给……”

“放屁!”媳妇一下子捂住了他的嘴,“夫妻过日子,兴说这个呀?”说着她替迷糊擦了擦眼泪。

“第三件呢?你都说出来吧。”迷糊说。

马玉翠看了看男人,又看了看睡熟了的胖小子,说:“第三件,要干这个队长,就不能顾全这个家……”

“你说啥？”田迷糊又呆了。

“这我可不是吓唬你，”媳妇说，“你忘了这几年队上出的几个事么？”

一句话提醒了田迷糊，他想起，一九七三年，一个刚上任的队长，没收了“破簸箕”扛家去的两捆麦子，被“破簸箕”和她的两个闺女，还有一个干儿子，窝倒连拧加咬还不算，还当着队长没过门的儿媳妇的面，把他的裤子撕得粉碎，弄得队长蹲在地上不敢起来，抱着头哭。事闹到管理区，那个书记怕说打击革命派，反而批评那个队长不会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叫他高姿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队长连羞加气，一场病几乎打上命，病好以后偷下了关东至今没回来。一九七五年，一个队长只说了一句：“有钱的不交口粮钱先不分粮！”晚上就让人家用黑石头把儿子的腿打断了。还有一个队长，气不过说了“破簸箕”几句，第二天自己菜园里一百多棵刚刚要卷心的大白菜，立在那里好好的，叶子却干了。去一 晃，全是让人家拔断根又放在那里了。这事明明知道是“破簸箕”的儿子干的，却不敢说。“高级干部”王洪青反而背着手笑问：“哈，队长这白菜是什么品种啊？”

迷糊好像从昏迷中醒过来了，他猛一转身往外就走。玉翠一把拉住他问：“你干啥去？”

“我去找支部把队长退了！我就一个老婆一个儿子，可赔不起……”

“看看看，”玉翠说，“开头我让你退，你要干，如今没上阵就吓破了胆。这大小是公事，不是买块豆腐！”

迷糊一屁股坐下，一拳打在自己那个像圆葫芦似的头上，说：“咳，人家叫我迷糊，一点也不冤。我在会上喝了迷魂汤了？我哪是抱回来个大印？我是抱回来了个冒烟的炸弹！”

马玉翠淡淡一笑：“光拿大把票子不干事的官，也摊不着咱两口子干。支书说得对，其实‘四人帮’倒了，那几个人也成不了精。再

一说，你也别愁，按中央政策办，惹出吃人的老虎来，我去替你顶着。我自来就没怕那几个人，文的武的都行。他们敢豁上命，我这个穷命更不如他们的值钱。到时候，我就是叫人家暗算了，你只管带着孩子过日子，别后悔；你呢，要伤害了身子，挨门讨饭我也背着你。”

田迷糊两眼含着泪水站了起来，像头发疯的牛喘着粗气，喊：“他娘的，你都豁上了，我一个男子汉还豁不上啊！就这样，明天一大早我就开社员会，改法子，分组包工，超产提成；有力不干的，爱上哪吃上哪吃，再靠大锅饭，没门！”

玉翠笑了：“这是改章程，先得当干部的思想通，还得叫大伙讨论。”

“你说得也对。”迷糊说，“我这就去找队委会的人来开会！”

“快去，要不人家睡了。”马玉翠说，“我在家等着，给你们队干部烧碗高粱水喝，图个吉利。”

田迷糊成了另一个人，精神抖擞地走出自己的大门。街上的人都回家了，山村静静的，只是有些户的风子里，还透出灯光……

1981.3

清水店主

清水店添了位小掌柜，他就是店主徐三婶的养老闺女婿田双喜。

清水店，早先年叫徐家店。当年，徐三婶的父母，在清水庄头开了这么个山村小饭店，一不卖包子，二不卖馍馍，单单施展一手绝技卖“甩面”，也有人叫“抻面”。一个面团，在手里连甩加扯，一根变两根，两根变四根……转眼之间变成一缕银丝面条，吃起来别有一番味道。只是徐老头一生没有儿子，只好把这个手艺传给了他的女儿徐三姐。

这个徐三姐长得俊俏不说，难得的是心灵手巧，不满十八岁就替爹妈顶起了门头，案上灶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说出话来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她对祖传“甩面”进行了改革。作料一概不用什么酱油、香油之类的大路货，净用她从山里采来的那些扑鼻香的鲜花熏出来的香料，配上隆冬迎风帐下的韭黄，开春山前刚冒的香椿芽……放在清汤内，加上鸡丝蛋片，看上去是一碗平平常常的清水面，吃到口里清香无比。从那，人们把徐家店改称

为“清水店”。

徐老汉怕失了这份家业，后来招了一个姓王的无家无业的伙计当养老女婿。谁知徐三姐的这个女婿是个木头多了几个眼的人，嘴拙心笨，终日只知挑水、劈柴、拉风箱，店内店外，还是靠徐三姐一人扑拢。转眼间几十年过去，如今的徐三姐已五十开外了，村里人也早已称她徐三婶了。

说来也巧，徐三婶这一辈子，又是只生了一个女儿。姑娘名叫秀妮，今年二十三岁。论长相，比她妈当年还俊俏；可论照应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只说一条：她见了生人不等张口脸先发红，一天到头就知道闷着头干活，这哪是照应生意的材料？

这两年，城乡贸易一天比一天活跃，清水店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火红。徐三婶为了把这个门头撑下去，还得走她爹妈的老路——招养老女婿。不过她不像她爹妈那么傻，这回要认真挑捡挑捡。今年四月，果然让她相中了一个，名叫田双喜。

双喜家住后山桑树庄，论起来叫徐三婶表姑。小伙子二十四岁了，长了个墩实实的个子，圆圆的脸。眼不大，老眯着，小酒窝，永不消。一说话露出一对小虎牙，好像心里有块永远化不完的糖。脸上老是挂着笑，见面讨人三分喜，村里人叫他“笑面娃娃”。他离开爹妈和兄弟来到这里成了亲，小两口就和已经恋爱了好几年一样，她看着他喜，他看着她笑，亲热得不得了。小双喜又知道心疼老人，一天到头爹妈不离嘴，处处看着丈母娘的眼色行事。他手脚勤快，干活不惜力气，喜得老岳父直抹泪，逢人就说：“想不到我……我老年得子……”；乐得徐三婶街头街尾张扬：“一个女婿半个天！闺女婿叫声娘，好似蜂蜜拌白糖！”

也许因为双喜在部队上干过两年炊事员，到清水店不出半年，除了“甩面”还没学到手，别的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更可喜的是他那照应生意的本领，真和从小让徐三婶训练出来的一样，只要你在店门口一站，他就眯眼朝你笑，口一张，说得你想走也走不开，只

好进店坐下吃碗面。他在村里和部队里都常登台说快板，锻炼得眼看到啥，心里想到啥，口里的顺口溜就吐个啥。譬如挑挑子的老汉在门口一停脚，他就几步迎上去递过毛巾，朝着老汉笑：“老大爷你擦擦汗，请到里边去用饭。”要是门头上人太多，饭菜一时供不上，他就一边忙着伺候坐下的人，一边对站着的人喊：“叫同志，等一等，先到后院看风景；抽袋烟，退退汗，马上就来清水面。”客人听了不气不恼，还哈哈大笑，想走的也不走了。因为这张嘴，气得他媳妇秀妮红着脸骂：“死贫嘴！”徐三婶却打心里往外喜。她说：“自古三分买卖七分嘴，不是我吹，有了俺这个巧嘴女婿，我才放了心。我一死，清不店也有主人啦！”

可谁能想到，徐三婶这话说不了不到半年，清水店变闹翻了锅，她的养老女婿竟和她分了家。

二

清水店小两口和老两口闹分家，村上的人各有各的说法。有些老年人议论：“哼，如今的年轻人，哪有把父母当人看的？自己肚子里出来的都不行，招来的闺女婿能一个心？除非青蛙生毛驴生角！”“双喜那小子，甜言蜜语，把人家姑娘弄到了手，挣饭吃的手艺也抠去了，这不，一脚把两个老人家蹬了。”当然也有派徐三婶不是的，说：“她那个人，一辈子咬钢嚼铁，过日子麻雀都叼不出粒米来，年轻人和她过不惯也是有的。”

其实，关于清水店闹分家的原因，只有田双喜和他的岳母徐三婶两人心里明白。

事情本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

初五县城逢山会，店内客人从早到晚挤不开。根据头天夜里店主人徐三婶的指派，今日双喜和她在第一线。她掌锅，双喜照应门头。秀妮在案边供应“甩面”，老头子当内勤。